

· 小作家丛书

XIAO
ZUO JIA
CONG SHU

铁哥们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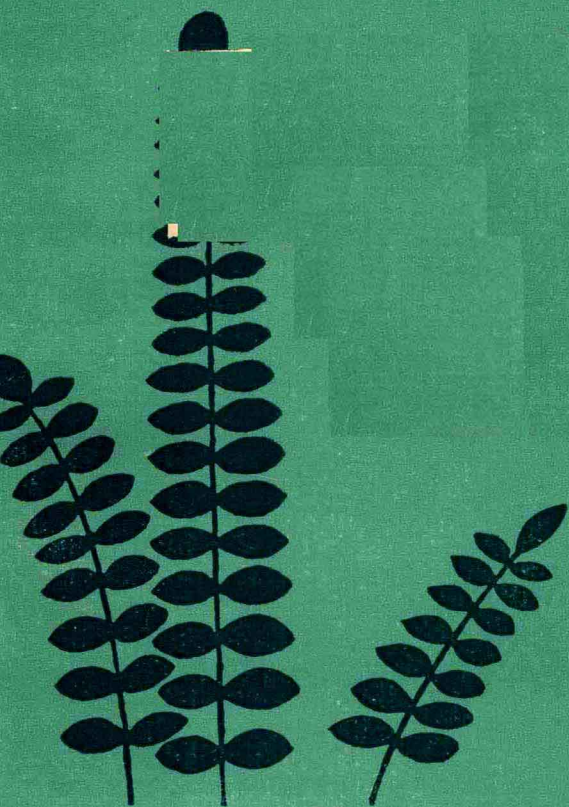
凌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凌云

铁哥儿们



责任编辑 王吉亭

封面设计 戴 卫

插图 曾胜利

技术设计 吴向鸣

· 小作家丛书 ·

铁 哥 儿 们

凌 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2 字数 78 千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600 册

ISBN7-5365-0316-4/G·174

定价: 1.68元

致 凌 云

凌云同学：

来信收到，你的文章也已读过了。你要我为你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作序，实在不敢当，我不愿为别人的书作序，也不请别人为我的书作序，出书的时候如果还有什么想说，那就自己写上几句，不说自己的瓜甜，也不说自己的瓜苦，只是想请吃瓜的人略知一二种瓜的经过。

对于你的作品，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你在中学生的作文和征文比赛中得过许多奖，想来别人已经说得很多，所以我想说一点作品以外的事。

作为一个中学生，你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应该得奖，应当出书，这是你刻苦好学的结果。你当然也知道，在这些成果的前面都加着“中学生”三个字，这是三个令人羡慕、被人爱护的字，也是三个稍纵即逝的字。你今年是高中二年级，一年以后，你的文章就不能在《中学生文学》、《中学生文苑》、《中学生阅读》、《中学生读写》、《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上发表了，各种中学生的写作

比赛也不会邀请你去参加了，如果你想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就必须以一个普通作者的身份去参加文坛上的搏斗。那文坛是不分什么等级的，特别是新苗出土的时候，还得使足劲儿去顶破那往往板结的表皮。这时候有两种可能，一是随着你学历和阅历的加深，你的作品会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你的小说《铁哥儿们》就比以前的作品跳了一大截；另一种可能是你突然觉得象是从游泳池里跳到了大海里，一篇篇的稿子寄出去，象向大海里扔石头，弄得筋疲力尽，垂头丧气。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为了吓唬你，我决不想把年轻的朋友们都从文学的道路上吓跑，剩下我一个人独霸山头。一个作家除非他发高烧，否则决无奢望想当文学的皇帝或土皇帝。所以要说实在是因为我知道得太多，才不得不请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朋友们作点儿准备，不是准备打退堂鼓，而是设想得多一点。

你很有自信心，喜欢引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于拿破仑的这句话，我有点儿不敢恭维，他这样说很可能是为了鼓动别人替他当炮灰，他倒是成了统帅，而那千万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却躺在血泊里。我倒是希望想

当好士兵的人多一些，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点。作家当然不是将军，他在生活里是个普通的人，在艺术上是缪斯的奴隶，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当就当，当不上干什么事儿都是一样地为人民作贡献。如果能这样设想，将来万一在文学的道路上碰到什么高墙，一时间跳不过去，也就不会感到壮志未酬，此生完结。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不把文艺当作生活，而把生活当作文艺，一样的热忱，一样的追求，一样的兴致勃勃，认认真真地。过了一段时间，滚了一身泥水之后，你也许感到有点儿什么东西要写了，不写有点按捺不住了，于是拔笔为文，一跃而起，先前那不可逾越的高墙，就被你跳了过去。这不是什么迂回战术，也不是欲进先退，恰恰是文学本身的规律，没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经历，没有对此种经历的独到见解，恐怕是难以写出好作品来的。作家中有人把此种现象称之为“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其实那插柳也不是无意的，只是因为花儿比较娇嫩，不耐贫瘠干涸，又不耐大水大肥，柳树却不管，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生根发芽，成荫连片。怕只怕有心栽花花不发的时候，连柳树也懒得栽插了，此种情况也屡见不鲜。

陆文夫 1987.10.15

目 录

致凌云.....	陆文夫 1
铁哥儿们.....	1
铁哥儿们（续篇）	27
韩愈的秘诀.....	55
——小议自信	
伯乐·叶公·人才.....	60
嘴力奇功.....	64
龟兔赛跑编外篇.....	67
从美国人唱京戏说开去.....	72
泥 土.....	78
书 趣.....	83
高原之舟.....	87
——草地印象记	

太湖散曲	96
山城之夏	100
九寨神韵	108
您好，峻青伯伯	113
再现江南活武松	119
——访小盖叫天	
在国土的孙子家	125
——访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章贵	
戴旧毡帽朋友的子孙们	130
征帆，向着圣火进发	134
——写在马宏舟同学赴沪参加全国数学冬令营之际	
七色	138
后 记	凌 云

铁哥儿们



晚上7点过后，是文化广场最热闹的时候。夜风里飘散着宁波汤糰、五香豆、奶油雪糕和摩登女郎的香味。四周高高矮矮的建筑物，全被镶上了一圈彩色灯泡，在夜空里醒目地勾勒出轮廓来。两三人高的大橱窗里，霓虹灯变幻着花样，把一片不大的广场映照得红红绿绿，而一对对情侣亲密无间的身影，便在这一片缤纷的光彩里晃动。

他也挤在人群里，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四下

里张望几下。

今天晚上，他的运气不好，电影快开场了，8张“黄牛”票才脱手5张。

“要票吗？”他迎着那人上去，压低了嗓门问。他得尽快将票脱手。

刚才，盛林骑着摩托来找他，约他去赵康家打牌。说定了，5毛钱“一只浇头”（一股赌注），还让他拉上吴伟，正好凑一桌。盛林这家伙，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些变色镜，这一下午，准又捞了不少，回头非叫他“出出血”（花些钱）不可！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赵康家的扑克……

“要票吗？”他又咕哝了一声。

那个人的打扮是颇为“现代化”的。T恤衫，牛仔短裤，长统薄袜，色彩搭配非常巧妙，既醒目又不失和谐。虽然是晚上，鼻梁上却还架着一副框架很大的太阳镜。

他凭着以往的经验，那人准会买他的票。

“一块钱！这是香港最吃香的武打片，从头打到尾呢！”

他自信这番话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

那人站住了，看了他一眼。不知为什么，他发现，太阳镜后的那对眉毛忽然跳动了一下，眼里流

露出点惊讶来。

他有些奇怪，便也打量起那人。忽然，他失口叫了出来：

“高明！”

没错儿，是高明！那身架，那面部轮廓特别是那双眼睛，他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一时，他惊喜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高明却并不象他那么激动，只是淡淡地一笑，眼里有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神色。

“是你呀。”

他并未察觉出那点冷意，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重重地拍了拍高明的肩头。

“你小子，可真不够意思！搬走4年多，怎么一封信都不写来？”

没等高明开口，他又自顾自地嚷嚷：

“走！上咖啡馆坐坐去！咱们好好聊聊！”

高明似乎有点张惶，回头看了看什么，才转过脸来，依旧挂着那副淡淡的笑。

“对不起，今天晚上我和人约好……”

“约好？和谁？是女朋友吧？好小子，行啊！”

高明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可又什么也没说，带着点无可奈何的神情，微微地摇了摇头。

他却相当得意。

“正好，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武打的，棒极了！”

“这……”

“什么这呀那的！拿着吧，不要你钱！”他把票硬塞了过去。

高明皱皱眉头，把他的手挡住了。

“真对不起，今晚我有票。是交响音乐会。”

“嗨！那有什么看头！你……”

他忽然停住了。

高明礼貌地微笑着，在等他说下去。

可他说不下去了。

他看见高明的眼睛里，分明掠过一丝冷冷的轻蔑。尽管那仅仅是极短的一刹那，可他确实看到了。

一种突如其来的凉意掠过他的心头。他忽然发现，高明胸前佩着一枚白底红字的大学校徽。

仿佛是一道高墙猛然间矗立在他面前，他觉得，眼前的高明一下子陌生了许多！

过了一小会儿，高明打破了这令人难堪的沉默。

“真是对不起！这样吧，明天我一定去看

你。”

“不必啦！我搬家了！”他冷冷地说。不知怎么，他有些懊恼。

高明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也有些僵硬，但并未收敛，盯着他看了五六秒，吐出了两个字：“也好。”

也好什么？高明自己也不知道……

电影院门口的人渐渐地少了起来。里面，加映的新闻片已经开始了。那边，另一家剧院门口“满”字红灯亮着，映出了那张大海报，那两个刚健的大字“命运”，还有那把画得很花哨的小提琴。

高明就是走进那里去的。

他耳畔响起了两句冷冷的对话。

“那是谁呀？”

“哦，一个票贩子，找我揽生意呢！”

这是夜风轻轻地刮进他耳中的，可他心里却感到了强烈的震动。

“哼！”

一股火苗突然窜上来。他掏出电影票，狠狠地撕得粉碎，看着那些小纸片打着旋儿飞走。

周围几家影剧院都陆续响过了开场铃声。熙攘



的广场变得空旷起来。

他站在影院门前。钱又都回到了他口袋里，还多了几块，够明天化销的了。现在先去喝杯咖啡呢，还是直接就去打牌？

他盘算着，想让自己高兴起来。可今儿晚上，扑克似乎失去了魅力。刚才的一幕，老在他脑海里缠绕，令他不快，又有点伤心，甚至，不知为什么，还有一丝对自己的可怜。

在空荡荡的广场立了半个钟头，他才决定干脆回家！

可是，路过赵康家的时候，他又忍不住走了进去……

他们4个是哥儿们，还真的结拜过。为了表示亲密无间，便在“哥儿们”前面再加上了个“坚不可摧”的“铁”字。他们是“铁哥儿们”。

很难确切地把他们归入哪一类人物。是韵，他们也贩贩衣服眼镜一类的东西，可并不是正经八百地开业当个体户。自然，读书考大学一类的事儿，是与他们无缘的。他们也讨厌那些一考再考又一再落榜的人（比如吴伟家楼上那个“眼镜兄”）。“哼，不到黄河心不死。”他就曾这样嘲讽地说。

他们也做点事儿。比如贩贩高价票，偷偷农民的鸡蛋等等。不过，他们大体上还安分守己，掏包一类的“活儿”是不敢干的。

妙元观自由市场上，小贩们搭起的售货棚子，一个连着一个，把一条本来就不宽的路挤得更窄小了。还有好些个没有棚儿的，干脆立在路边叫卖。

盛林便在其中，臂弯里搭着6条牛仔褲，站在一边吆喝着。这种忙，他是非帮不可的。

一个钟点过去了。6条牛仔褲，他们手里还剩半打。

大多数的人对他们不是视而不见，便是匆匆一瞥，便将兴趣转移到了别的摊位。只有很少几个人，在他们身旁站住脚，打量一会儿，摸摸牛仔褲，摇摇头，又走了开去。

“妈的！”他心里焦躁地骂了一句。

盛林用胳膊肘捅捅他，挤了挤眼。

两个外地人，背着鼓鼓囊囊的大包，在人流中东张西望。

他立刻来了劲儿！

“牛仔褲！呱呱叫的牛仔褲噢！老师傅，这是最时兴的式样，买两条带给你儿子吧！”他用诱人

的声调招呼着，恨不能把人家一把拖住。

外地人站住了。

老师傅，19块一条，便宜！你要真心买，35块，拿两条去！穿上了可够精神的！哎，老师傅，你一穿上，起码年轻10岁！”滔滔不绝，盛林这小子，嘴巴可够伶俐的。

外地人还在迟疑。不过，他看得出，那两人有点动心了。

“哎！老师傅，你要买牛仔裤？看看我的怎么样！这可是正宗苹果牌的，不比冒牌货。老师傅我告诉你，你买牛仔裤，是不是正宗，那得看这里……”不知从哪钻出一个中年小贩，忽然挤到了他们中间，连吹带比划，就把外地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

好容易拉住的两个主顾，愣叫人拉了去。他的火上来了。

“喂！朋友，我们井水别犯河水，好不好？”不轻不重，他拍拍中年人的肩。

中年人回过头来，也斜了一眼，冷笑着：“你有执照吗？”

“执……”他哽住了。

那人瞟了他一眼：“哼。”